莊子鬳齋口義

二

821
10
312

821
10
312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莊子鬳齋口義 10巻』 請求記号 821-312

ガラス使用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821
10
312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莊子鬳齋口義 10巻』 請求記号 821-312

ガラス使用

五燈會元七台州瑞岩彦禪師嗣之許氏子自幼披緇秉戒無缺初禮岩頭云云師尋居卅五
瑞岩坐磐石終日如愚僧自喚主人公復應喏乃曰惺惺著他後莫受人謾又自應
天意書答李寶文書云瑞岩和尚每於文室中自喚云主人公又自應云諾他時後日莫受人謾又自應云諾諾
禪林七日瑞岩彦禪師一生常坐每自喚之主人公復自應諾及云惺惺著他時莫人謾

李泉一云主賊神也
魏釋老志云道家之源出於老子班志藝文道家之外復別神仙在方技中東漢後道教始著而真仙經誥別出焉
道書九五千三百八十七卷
李哀一云生形骸之生也知形骸之知也漠止也隨從也以生隨知也如以負從視以耳從聽之類也

莊子庸齋口義卷之二

庸齋林希逸

內篇養生主第三

主猶禪家所謂主人公也養生主此生者道家所謂卅基也先言道遵之樂次言無非到此乃是做自己工夫也此三篇似有次第以下不盡然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

涯際也人之生也各有涯際言有盡處也知恩也心思也知無窮盡以有盡之身而隨無盡之思紛紛擾擾何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莊子庸齋口義 10卷』 請求記号 821-312
ガラス使用

書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
危舜也堯所以授舜也
淮南一原道訓不識曾故註智故可餘也
呂註夫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
善亦無惡皆生於知其相去何若唯不爲仁義之操以近
名不爲活傑之行以近刑善惡兩遺而緣於不得已以爲常
是乃劉心去知而止爭不知之道也係集養親盡年何以加此

而止殆已者言其可畏也已訓助也以下已字粘上已字與前齊物篇同於其所危之中又恒用心思筭自以爲知爲能吾見其終於危殆而已矣無以救後世者深矣此之所謂殆即書之所謂惟危也已而爲知者猶人言明明而知故而作也

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此數句正是其養生之學莊子所以爲善無近名者謂若以爲善又無近名之事可稱爲惡無近刑之事可指此即駢拇篇所謂上不敢爲仁義之聽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即所謂道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也游心斯世無善惡可名之逝但順天理自然而後應應以無心以此爲常而已緣順也經常也順道而後起之意以爲常也如此則可以保身可以全年即孟子所謂壽夭不貳脩身以俟之也孟子自心性上說來便如此端緒此書却就自然上說便如此快活其言難異其所以教人之意則同也

盡心上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趙註言經八脉中脉爲督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見禮記深衣註經常也

近名近刑兩句語脈未盡乃曰若畏名之累已而不敢盡其爲學之力則稱入於惡矣爲惡無近刑是欲擇其不到於犯刑者而竊爲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遂以爲莊子乃無已惴之中若以莊子語脈及辭趣篇參攷之意實不然督雖可訓正然不若訓迫乃就其本書證之尤爲

李衷一云人身中五行之妙
五行皆屬于土而土生金故
解牛音乃有金聲之者蓋土之金也世
間萬物入火皆燼惟金不壞
金之爲寶鑛之得水擊之得
火其象象水其色象土水火
土木四時皆備修煉家名曰
金丹又曰土實出焉

奏刀進刀也進用其刀曰奏莫不中音者
言其若鄉騞之音皆合律呂也桑林經首
皆樂名也舞則有樂會舞者之聚也合於
桑林中於經首亦形容其中律呂之意也
文惠君梁惠王也譆嘆也蓋至此言如此也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釋乃捨其刀也捨刀而對謂其技自學進得之而後至於技非徒技也三年之後未見全牛者言牛之一身其可解處全不容刀可一一見而見也

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

的當也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到此乎

手之所觸動也肩之所倚以手用刀則肩有雜勢也足之所履亦其用刀之時足之所立自有步武也膝之所踦微曲也以膝就牛則膝微曲也此四句畫出一個宰牛底人砉然嚮然騞然皆其用刀之聲砉然安在中間文法也如七月詩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入我床下一字安在中間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莊子鬳齋口義 10巻』 請求記号 821-312
ガラス使用

欲行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
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 以視遇而不以目視
者言心與之會也官耳目鼻口也遇會也官知止者言凝然而立之時耳目皆無所見聞也耳目之所知者皆止而不言之神自行謂自然而然也天理者牛身天然之腠理也依者依其自然之腠理而解之大郤骨肉之交際之處也批擊也窾空也骨節之空欵處也導者順而解之也肯節之間自有大空欵處也技其用刀之也皆未嘗經因而解之我之爲技其用刀之也皆未嘗經肯綮者骨肉相著處也肯綮聚音之間音之際也肯綮處且不用刀況大軱乎軱猶大骨也 憨齋本 良庖歲更刀割

增令肩肉爲湊理以其有隙也 謂皮肩之理也

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
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良庖之
善者也族庖衆人之爲庖者也劣者也庖丁一更以其所大脅而有損刀或折也刮其用刀猶於肯綮之間或有割切故其刀亦易損也今我之刀用之十九年矣解牛雖多而其刃皆若新磨然言其無所損也
硎砥石也 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
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
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彼節者有間言牛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莊子庸齋口義 10巻』　請求記号 821-312
ガラス使用

擾骨成切結也擾擾勿切去也掠也

骨節自有間縫遶我之刀隨其間縫而解之可以游刃於其間恢恢有餘地者言其無滯礙也此意蓋言世事之難易皆有自然之理我但順而行之無所擾拂其心泰然故物皆不能傷其生此所以爲養生之法也雖然無至於族君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此雖然一轉其意味蓋言人之處世豈得皆爲順境亦有逆境當前之時又當委曲順以處之人行順境甚易到逆境處多是手脚忙亂自心有乎所以添此一轉旋一轉旋聚也言牛身節骨聚會之地我之解牛雖日日無全牛矣雖用刀皆在於大卻之間而至於筋骨盤結處亦見其難遂把作個難事做休然者變動之意也戒者加倣戒也視爲止者言以目視之未免少停止而後運運焉行其刀甚輕乃也甚微言輕輕然亦不敢甚著力也謋忽然之意解散也言其用刀甚輕而其骨肉忽然自已解散如土之委地然言其多而易也解牛既則提起其刀而立從容躕躇者從容也郎自得意也滿志者如意也非自其志自滿也言此乃滿我之意也何況如意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莊子鬳齋口義 10卷』 請求記号 821-312
ガラス使用

九而解牛雖解而刀無傷所以知善也善
九者言好好收拾其刀者乃藏之也此意蓋喻
人處逆境自能順以應之不動其心事過
而化其身安於無爲之中一似全無事時
也爲善無近名以下正說養生之旨應十
一段乃其譬喻到此未後遂輕輕結以得
養生焉四字便是文勢操縱 公文軒見右
師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
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
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公文姓
軒名也右師之官也介獨也
右師者已刖之人爲人與人
刖而存一足也天與人與者言天生之始

已如此邪人刖之那
天也非人之生是使獨者言天生成時
只要成獨有一足也何以知之凡人之形
貌者有兩足相連而行此於衆人之中獨
異如此便是天使之非人使之也有與相
並也此意蓋謂人世有餘不足皆是造物爲之
雖是人做得底也是造物爲之蓋
欲人處患難之中亦編順受之也 澤雉十
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
不善也 前說患難順受之意便是苑十一每
至其族吾見其難處意思却於此
數句借澤雉而喻乃言人生處世逆境當
多便是履虎尾遊於羿彀中之意澤中之
雉十步於得一啄百步於得一飲言其飲
啄之難也若養於籠中則飲啄之物皆足

驚字三註作驚
易履卦履虎尾不咥人亨
德充符篇云遊於羿之彀中
中央有中地也○註彀中者
羿之所射前端所及之地也

正至我云右者天子之卿尊
者謂之太師單者謂之少師
諸侯之卿尊者謂之左師單
者謂之右師

而爲雉者不願如此故曰不蘄乎焚中
蘄願也焚籠也何以不願蓋籠中之飲啄
雖飽雉之精神雖若暢旺而終不樂故曰
能自愛其身不入世俗汨沒之中更自好也汨音旺
老聃死秦失弔
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耶曰然
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
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
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
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

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
刑倍與背同（莊子本於老子此處）
先把老子賊剥便是爲賊剥堯舜夫子
張本道我於老子亦無所私而況佗人乎
三號而出言不用情也弟子之問謂老子
於秦失本朋友也何其弔之如此不用情
乎太子指秦失也始者吾以爲其人者言
吾始以老子爲非常之人也今四弔之乃
知其不爲非常人也何者老子之死其弟
子之哭無老無少皆如此其悲哀此必老
子未能去其形迹而有以感會門弟子之
心故其言其哭哀且慕者有不期然而然
也天之所受本無物也猶以有情相感賺
是忘其始者之所受而遁逃其天理皆棄
其情實如此皆得罪於天者故曰遁天之
刑者型也型者成也蓋理之一成而不可易者
道我於老子異本作我於道老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莊子鬳齋口義 10卷』 請求記号 821-312
ガラス使用

三註無養生死之死字

郭註曰窮盡也爲薪猶前薪也爲薪以指損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而不絕明夫養生乃生之所以生也夫時不再來不可一傳故人之生也一息一得耳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火傳也窮盡也薪柴樵也爲前也言人然火用乎前之能盡然火之理者前薪盡後薪以續前後相續故火不滅也亦猶養生者隨變任化與物俱遷故吾身無係總未始非我故續而不絕者也

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帝之縣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上句既說了秦失一段就此却發明盡死生之理以結一篇蓋欲人知其自然而然者於死生無所動其心而後可以養生死也夫子有道者尊稱之辭也言天地之間有道之士其來也亦適然而來也亦適其時而順之既知其來去之適然則來亦不足爲樂去亦不足爲哀不能入者言不能動其心也縣者我矣言雖天亦無奈我何也故曰帝之縣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

在宥篇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達生篇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註人間世衣食交際所不能廢而不爲不可不爲者則爲之在所不免矣大矣

也此死生之喻也謂如以薪燼火指其薪而觀之則薪有窮盡之時而世間之火自古及今傳而不絕未嘗見其盡此三句奇文也死生之理固非可以言語盡且論其文前向讀理到此却把筆譬喻結束豈非文字絕妙處

內篇人間世第四

前言養生此言人間世蓋謂既有此身而處人事但要人處得好不處此世豈能盡絕人事但要人處得好不處此身而理會事使是外篇所謂物莫足爲也而不可以不爲一段意思并子何嘗主閼何嘗不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

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其年壯其行獨者言少年自用不恤衆議也輕用其國而不自知其過失輕民之生之蕉然謂輕民如草芥也荀子富國篇有曰以澤量與此意同本是若澤蕉郭雙行字曰澤若蕉此是作文奇處雲澤也夢亦澤也雲夢昔皆爲水今有土可耕不曰雲夢土作乂而曰雲土夢作乂玄亦纖編本作纖不曰玄編纖而曰玄纖編此文一法也知徃也民其無所歸也知者言其無所歸也

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慝

蕉向云草芥也崔云其澤如見蔑蒙言野無青草有千仞桃棗李一本數以益然後董菜百疎以澤量○註以澤量言澤猶俗量牛馬

青崔云青土夢作乂孔安國注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平土江水去中爲耕作畎畝之治又云厥篚玄纖縞孔安國生云玄黑繒縞自繒纖細也纖在中明之二物皆當細

諸痛哭悲恨之聲疏云怪笑之貌

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諸若始往而刑耒天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莊子鬳齋口義 10卷』 請求記号 821-312
ガラス使用

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
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
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邦有道則
見邦無道則隱此聖賢之言也莊子却反其說曰治
國去之亂國就之謂如人能醫必其誾多疾之時方可行其術若是已治之國又何用我願以所聞思其則言欲以所聞於夫子者而告之衛君使之思其法則而知敗悔庶幾其國可安也若殆往而刑戮而也殆將也汝如此而往將爲彼所刑戮而已矣不可往也道不欲雜雜者言此心不一不純則純一時則有所容心謂彼既如何我又如何救之便是容心則在我已雜矣我既不純何能救之雜則多菑多菑也擾者亂也憂者自苦也言汝自苦何能救人乎之人必先存其在我者而後可以諫告他人有存於我者未定何暇及他人乎彼之所行雖爲暴惡我方自苦何暇及他德自然也知和會也纔有水名之心則在我自然之德已蕩失矣纔有用智之私則爭競所由起矣故曰德蕩乎名智出乎爭相軋者相傾奪也爭之端者言我以和順用彼彼亦以和順用我此用智其爭愈不可以盡用也曰名曰智皆天下之凶事此事已器用也名智皆天下之凶事此事不可以盡行言德即實德也厚信實有可信之行也我雖有德有信而未達彼人之性氣我雖自令名令聞而未達彼人之心謂我如何而強以仁義法度之言陳述於暴惡人之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莊子虞齋口義 10巻』 請求記号 821-312
ガラス使用

人必惡汝謂汝矜誇人自有其美也繩墨法度世術與途同舊人者內人也此名則苗反及汝令此去名則苗反及汝令此去殆且爲人所菑而已豈能化衛君而救其國乎夫且苟爲悗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鬬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彼若知賢而悗之彼將不肖而惡之則何用我更

常侍賀琛上書論事詔詰責之琛答陳四事一曰民不堪命各務流移牧宇之過二曰守宰貪殘由風俗移靡誠宜懲禁制節儉三曰斗筲之人詭競求進不論國之大体唯務吹毛求疵四曰天下無事猶不服紿誠宜脩事息費蓄養衆財潔主切責之琛但謝過而已不敢復言

丁南湖曰朱夫子謂伏氣死義之士能患難不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自屈服也他本內臭文得勝汝一勝其氣愈旺則是水救火火也益增也益多世必能不詭隨于靡貸琛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莊子鬳齋口義 10卷』 請求記号 821-312

ガラス使用

陳四事可謂善矣然一夜詰責即便謝過不敢有所措手是諸侯之徒而非能輕忽君義者也故景陽攻梁被劍未免賊求得之與至關下勸王克朱并開城納賊厥後賊又執梁送出以為金紫光祿大夫是梁不惟不免而反為賊所用想其平世之所養豈能伏義死義者哉

韓詩外傳卷之四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見過即諫不用即死忠之至也遂諫三日不去紂囚殺之註曰莫大大憝予惟無辜紂為酒池可以運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古之人君身行禮義愛其臣節故國安而身壽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恐弗勝君若弗爭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圖之而不及紂囚而殺之君子聞之曰天之命矣詩曰莫天大憝予慎無辜

無窮極所為暴戾益甚矣厚言者猶深言也汝未有已信於人乃見不信之身而深言於暴人之前且苦言於暴人之前且苦言於暴人之前且苦

拔會云抑也

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滑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好合而固不警其庸詎可乎 轉言汝以用也且試以語我之所以感人者雖端而虛者端正其身虛之敬慤也必有所以嘗試也來助語也端而虛者端正其身虛之敬慤也必有所以嘗試也來助語也將其心也勉而一者雖勉而謹終如一也能如此則可否惡乎者言甚不可也以陽爲充孔揚者言得其心之人陽氣充滿其貌甚揚揚自得孔甚也采色不定者言其驕矜之色不常也尋常之人每每不敢違而順之畏之也彼見人皆畏己而汝欲以言語感動之彼將求欲容服汝心以快其意故曰未容與其心容與自快之意

伎衒會云能解也
又云伎倆巧也

跽會跪也几切說文長跪也
使兩足兩膝著地而立身釋

且漸小德也言汝此等人名之曰小德且不能成況能成大德乎執而不化能成大德乎執而不能成況能成大德乎執而不能成況能成大德乎執而不能成況

者踧也見所敬忌不敢自安史范雎傳秦王跽莊子肇跽曲拳

跽曰鞏手跽足蹜步曲脊俯御拜伏者人臣之禮也

肯爲之吾敢不爲耶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讒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 然則而下又設爲顏子之答分作三截內直者眞字與所生則是皆出於自然者豈敢以已言自私欲人與其是若若無此身私之心則其誰與天爲徒外盡擊跽曲拳之

論語子罕篇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織不如用絲之省約拜下跽下君尊之也升成之禮恭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者則不可從也

陽貨篇惡訐以爲直者訐討謂攻發人之陰私

禮人人皆爲之則我亦爲之人於我亦無疵病此因拜下禮也雖違衆吾從下堂下拜之禮也此等議論以議論聖門如此則與人合故曰與人爲徒成說者自己之成說而上合於古人言引古人以爲證也雖借古人教誨之言乃是當面讒讒之實蓋謂我之所陳說是非而皆有讒讒之言非於我古人已右之言也若如此則行而人亦不以爲罪故雖訐直而不病與古人合也若是則可無拜如此可以說衛君不改政事也法也謂多政法而不諜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莊子鬳齋口義 10巻』 請求記号 821-312
ガラス使用

汝所言事自方治太多而終是不安謀謀音疊安也雖能如此猶於身免而已安可以化人故曰胡可以化此其病在何處蓋汝三者之說皆是跡其有爲之心便非無迹便非自然之道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耶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無以進者言更無向上著也有此枝節要爲而爲之其易耶纔施此輕易之心則暇矣不相樂矣故曰易之者暇矣故曰易之者暇矣不宜此兩句衮是人生受用切實處祭祀之齋在外心齋在內一志者其心而不雜也聽之以耳則聽猶在我聽之以心則聽猶在我聽之以氣則無物矣聽止於耳而不入於心聽以心則外物必有與我相符合者便是物我對立也氣者順自然而待物以虛盡則爲道矣虛者道之所在故曰唯

讀與矣同詩傚元氣廣大稱其天下

江湖集上聽雪頌曰寒夜無風竹有聲疎疎密密透松櫺耳聞不以心聞是故聽却燈前半卷經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莊子鬳齋口義 10巻』 請求記号 821-312

ガラス使用

樊籠也窮雅落雖也

陸西星云不得已者猶言自

道集虛則此虛字便是心病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得使言教誨之言謂未得教誨之時猶自有我及既得教誨之後未始有我矣忘我則虛也盡矣者謂汝之所言盡其理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若汝也人世如在樊籠之中能入其中而遊亦爲虛名所感動有迹則是動其心矣處世無心則無迹無迹則心無所動

論語衛靈公篇子曰可與言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故曰游其樊而無感其名自此以下正是教人處世之法入則鳴是可與之言而與之言也不入則止是不可與之言而不與之言也意與論語同但文法有門無方所則無門矣有臭味則有毒無臭味則無毒矣毒藥味也此皆無心無迹之喻宅居也以混然之爲吾所居而寓於此心於不得已之中則人間世之道盡矣幾盡也

絕跡易無行地難

爲易事然人豈能不行地之迹則爲難此意蓋謂人若事事不爲則爲易事然謂之人生何者非事安得不爲唯無爲而無所不爲則爲難也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爲人使易以僞言爲人慾

易上繫辭云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

所役則易至於敗僞唯官心而臨造物之所使則無所容僞矣人使即人欲也天使即天理之自用者也難易二字有意易易流也難無所容其僞也

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 聞以有翼飛者矣言鳥之飛必以翼也無翼而飛便是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此所謂神也此何乃喻下句蓋以有知爲人之常知則爲無知之知此則過道之妙矣

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 瞻視也此以虛室喻心也瞻視彼竅室之中纔有空缺處必有光入

宋天台紫陽眞人張伯端平叔撰悟眞篇外集夫戒定慧者乃法中之妙用也佛祖雖嘗有結而未達者自所執今略而言之庶資開悟然其心境兩忘一念不動覺性圓明內外瑩徹自定隨緣應物妙用無窮曰慧此三者相須而成互爲体用戒之爲体者則戒慧爲其用慧之爲体者則戒定爲其用三者未嘗別須捐離也猶如日假光而能照以能照非光則不能照非照則不能明原其戒定慧者本乎一生光照明者本乎一也尚非二三復何三三一俱忘湛然清淨

林子會編卷五僧法海初參六祖問曰即心即佛願無指論六祖曰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即心名慧即佛及定定慧等揩意中清淨悟此法門由次習性用本無生雙修是正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贊云即心元是佛不悟而自迷我知定慧因雙修

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耳目之聞見皆內通於心我若無所容心則順耳目之聞見雖通於內而實外於心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莊子鬳齋口義 10巻』 請求記号 821-312
ガラス使用

離諸物
楞嚴經云諸根悉心為根因根生定因定發慧是則名為三無漏學

禮註大傳注晉天文志黃帝生在太微北其神月含樞

知何以謂然於心知蓋言心不動而外物不能入也雖聞其所聞見其所見而無心於聞見也如此心之虛與鬼神通俯仰人乎謂到此方能感化人也鬼神來舍即是至誠如神此心之中自有鬼神與造物通故曰來舍上既說了一句以一句自此是萬物之化也言此乃造化之理萬物之所由出也舜禹之所見其大樞紐止如此伏羲几蘧以行而終其身何況其下者乎几蘧或謂古帝王之名然無所考必寓言也散者言尋常之人也能絕迹而下又別發明不可粉上段說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熟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

疏諸梁楚莊王之玄孫食采於葉僭稱公即論語中周孔子於子路章

結氷炭於五藏喜怒於胸中故曰陰陽之患

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諸梁葉公之名也子高其字也使諸梁也重言使使之行甚重難也其應常緩而不急者言待波及之事其應常速而不緩者言待夫之事雖有禮而所抑之事甚難也其敬而不急者言待夫之事雖有禮而所抑之事其應常緩而不急者言待夫之事與抑應之不酬且無加之何況諸侯乎所以慄而懼也子指夫子也言夫子嘗有教我之言曰事無小大鮮不言以權合五得事成也寡鮮也不道不言也爲國謀事若不成則必有刑責故曰人道之患若勞心計較雖得成事而多以憂患致疾故曰有陰陽之患若欲成興不成其後皆無患者惟有德之人方可自此以上皆曰孔子之語也今我自受使命以來飲食之間不知爲麤臧藏者不知爲臧藏美其味料者不知爲麤臧藏美食也言粗食亦猶美食也常時多有飲食之事則厨竈常不故厨者欲滿而不能今既憂患飲食寡少則竈常清矣且我朝方受命而胸中焦勞久已飲未矣情者實也我方受命未實理會事已成此病萬一不成則又有刑責是兩受患也爲人之臣至於如此實不可當也子其有以語我謂何以教我也來助語也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

小雅北山詩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註率循也

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此一段却是十分正當說話其論人間世至宥此語豈得謂莊子爲汪闊太言者大戒者大法也命得於天者子之事親與生俱生此心豈能一日去故曰不可解義不世之當爲者也臣之事君世間第一件當爲之事名曰君臣則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曰何適非君莫非臣士何處而可逃故曰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事親而盡其孝則東西南北惟父母之命豈擇地之安而後爲之此心纔一主於忠則哀樂之境雖施於前而不能變易蓋事有難易或有禍福既出君命則是自家合做底事此便是天命又可奈何止得安而順之若命順命也能如此則爲至德之士爲人臣子亦看所遇如何福幸而遇其難亦所不得已但得行其事之實而已情實也言但得若實頭做前去豈得復頭其身雖其禍至於死生之異亦無可奈何太子其行可矣者言汝只得去也夫子指葉公也

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心相靡以信遠則必忮之以坐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莊子鬳齋口義 10巻』 請求記号 821-312
ガラス使用

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心多溢美之言
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
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
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此下又轉一轉說盡多
人世情狀信有物以爲信驗也如符節之
類是也相靡相順也近處之交接則如此
若其交者遠則必以言語盡其情忠盡情
也然其言何自而遠必有人傳道之然傳
言之間其兩喜兩怒者最難彼以喜而來
此以喜而應則其說好處多有過當故曰
溢美溢過當也若彼以怒而往此以怒而
處又多過當故曰溢惡幾是一等過當說

詩必是不實故曰凡溢之類妄既不實則
其聽之者必皆莫然而疑未能盡信莫致
疑之貌也纔至致疑則兩邊之惡皆歸於
傳言之人必加之罪故曰莫則傳言者殃
因其奉使故以此爲戒法言者古有此書
也故舉以爲證傳其平常情謂傳言之人但
傳其平常情實頭話語其言語過當處則
不可傳故曰無傳其溢言傳言能如此則
庶幾可以全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
泰至則多奇巧以譁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
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
卒乎鄙其始也簡其滋也必巨言者

左傳文十七年鹿死不擇音
杜註音所蔭之處古字音同皆相假借

荄扁海擊也闘也

詩小雅賓之初筵左右秩秩也泰至過當則其爲樂也多異常故或成
邊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鍾鼓既設舉疐逸逸大侯既抶舍矢既均和
旨既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賁既醉止載號載謔載跳載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既読了傳言邱又引論服世間此類之事句句皆是世情此皆莊子奇處以巧鬬九今之戲相搏者陽喜也陰惡也其實爭始等閑挌手只是戲劇其終常至於實爭打蓋其戲太甚則多有過當用巧處奇異也泰至過當也相招而飲皆以禮也泰初秩秩之時也闘載號載呶之時也蓋飲酒至於過當則其爲樂也多異常故或成爭競也凡事亦然者言人世他事亦常如此也読信也始者之相與爲一事末嘗不誠實相信及至其後部許生焉此又一事也始者之有所作爲止爲苟簡之謀無到末後或成一件大事此以上只泛説世間又拈起風波之語則風波之所由起風行波上而紛亂之意纔説

則言語之出皆不暇簡擇今諺所謂相罵無好語是也氣息茀然者怒也厲狠戾也怒氣既起則狠戾之心並生我既如此則其應我者以我之狠戾至於太至必生不肖之心或時至於相戰相賊亦皆爲怒所使而不知其然矣既爲怒所使而不自知又何暇計其終自此以上皆言世情引說至此令故法言曰或因好成惡故牽引說至此令

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到此又引古書之言就奉

使事上結令字若命也無遷移其令即所謂傳其常情也若受其命令而私欲圖成或至遷改其說則不可事之成不成才聽其自然不可強欲其成故曰無勸成益未多也總於平常心上起个過當之念便是有求益之心此便不可過度即是過度者過其常度即其謀事當也遷令勸成皆是過度之念則其謀事也必危故曰殆事人之相與要歡極難孰非一日可成必須爲修悠久而後定故曰美成在久一言之不相投一事之不相順有不轉移而便成惡者故曰惡成不及改此意蓋謂要相好其難所以尤當愼也我若乘事物之自然而遊其心於自然託不得已而養其中心則此爲極至矣又何作爲而後爲報耶致命也作爲而後爲致命也致命者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莊子虞齋口義 10卷』 請求記号 821-312
ガラス使用

虞曰太子蘇聃也言天然之
內德將殺夢以悟之

以眞實而致君命於齊也言汝之行也莫
若只以眞實致其君之命而已不可趨爲
思慮論其成與不成也郎此眞實致命便
是難能之事汝須要能盡此方可就此又
難一難字蓋謂處此亦難矣所謂遊於羣
中中央而物莫能害也此句包以下八節世之
言處世之難也看這一段畧盡世情非差
子性地通融何以盡此曲折說者以苟老
只只兄得道心惟微一截無人心惟危一截
此無主議論果爲如何伯諫其書未子細於

顏闔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
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
國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
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
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愼之正汝身
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
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顚爲
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
爲孽兒亦與之爲孽兒彼且爲無町畦亦
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端亦與之爲無
端何以能達之入於無疵顏闔將爲太
子之傅而求

補註彼且爲裏兒一段即法華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身而爲說法應以女人身得度者即現女人身而爲說法意揔之不出是言愛焉之甚見有蚊蛇卒然搏之出焉不意故致驚怒也虎至暴而順之則馴焉易馴而驚之則暴故與惡人處不可不愼也若不審幾不量力徒欲以有方救其無方則螳螂之怒臂當轍耳

左傳僖二年晉卜偃曰虢必亡亡下陽不爲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杜註鑒所以自照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莊子鬳齋口義 10卷』 請求記号 821-312
ガラス使用

春秋僖二十有三年云隕霜不殺草

左傳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

唐五行志蓋聖元年六月霜隕殺草

教於伯玉有人指太子也其德天殺人猶言天奪其鑑也殺猶銷鑠也隕霜殺菽造物所銷鑠也無方無法度也言彼爲敗德之事總而不見則將來必危吾國若欲救正之則其禍必先及我太子之知人之過而自爲能知人之過者吾無如之何也迫迮惡則不知改祭之正也迫迮惡則不知改祭之正也波及身者言旦夕就死地也隨順之也和調和也誘導之也外爲恭敬隨順之形而內則盡我調和誘導之心故曰形莫若就心莫若和莫若者言求其和與就二者也隨順而與之爲一則是就而入也有誘導之而出也就而至於入則和自家都放倒了故曰爲顛爲滅爲崩爲蹶和而至於聲名出則彼必忌害必成殃禍故曰爲聲爲名爲妖爲孽此處文多奇嬰兒者如無知小兒然也無町畦者無涯際也言爲事不思到盡處如何也嬰兒無町畦無涯皆是形容無知妄爲之人彼方如此無知如此妄爲我且順之故曰亦與之到其有可覺悟處就加點化使之躍然醒悟或可以入無迹之地造之於此當出言莆中舊有人父死不葬荡其田業以恣所欲山丑盡親戚憫之斂錢以給其葬彼陽相謂又以其錢行前所爲衆親皆慫之有族人焉出而與之遊任其所爲一夕酣飲至于極歡撫其背曰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其人翻然而悟慟哭而歸遂葬其父卒爲善人正此處道

史記孟嘗君列傳第十四馬驌說泰王曰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

蕩法度毀儀文之白

理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
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愼
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
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
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
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
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
盛矢以蜄盛溺適有蚤虻僕緣而拊之不

周禮掌蜃注未施稻前先施
蜃灰於棺下以禦濕又其肉
盛之蜃注謂飾牆使有今東
萊用蛤謂之又灰疏云蜃蛤
在泥水之中東萊人又東之
爲灰今猶以爲粉飾瓦謂之
蛤粉匀會
銜馬口中勒也以鐵爲之所
以制馬之逸○勒馬驟銜也
有銜曰勒無銜曰羈釋名絡
也絡其頭而引之也字彙
馬飾篇加之以銜扼膺之以

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
亡可不愼邪此下又說幾個譬喻螳蜋特
此喻小才自矜以當大事鮮不敗者積屢
也伐誇也幾危也屢誇其才美以犯世人
之忌者必危其身故曰積伐而美者以犯
之幾矣虎之性易怒養之者必調和去
其怒心以順虎而於養己者亦有媚愛之意
此無他只是順之而已若逆之則必爲所
殪矣故曰其殺者逆也筐竹器也蜄蚌屬泥
之器也以此盛其屎溺可謂愛之忽有蚊
虻聚於其身不能隨時撲物而去之則其
馬必至決去銜勒毀砭其身首上轡絡日
題之類此其中心之愛皆忘之矣僕緣者僕僕然緣聚也亡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莊子鬳齋口義 10卷』 請求記号 821-312
ガラス使用

月題註月題今所謂額鏡也
萬章下使已僕之國亟拜卬
走僕之煩懇負

與忘同此蓋美成在久而成不及改之意
人之相處有終身從遊而一語至於爲仇
者此言處世之難也看葉公子高與顏闔二段便見此篇名作人間世分辨匠
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繫
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
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
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
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
不肯視行不輟何耶曰已矣勿言之矣散
相音查似梨木而酸
疏曰在樹曰果相梨之類在
地曰藏凡瓠之徒
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
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樠以爲樹則蠹
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
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
將比予於文木耶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
實熟則剝剝則辱大枝拊小枝泄此以其
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
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旦予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莊子鬳齋口義 10卷』 請求記号 821-312
ガラス使用

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
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耶且也若
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
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曲轅曲轅名也櫟木名也社之中有此櫟木
也論語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若者社
中皆必以大木爲主製之以手量之一抱二抱三
手合而圍之爲一圍百圍大也十仞高也
枝可爲舟則其身可知矣厭觀者言觀至
於厭足而後已也散木者言無用散棄之
木也液樠其液出而樠樠然也樹柱也立
木以爲程故曰樠文木者言木之可觀而
可爲用者也櫟社見於匠石之夢曰汝以
我爲散木則是以文木而比量我也相梨
橘柚果蓏皆文木之可食者故爲人攀折
是以其能而害其生能者可用之才也吾
之求無所用久矣而汝乃今知之幾死焉
匠石之言也猶今人罵人以半死漢也
爲言大用者言我之無用乃我之大用所
以全其生也我若有用則人伐之久矣又
安能至此大乎且也只是且字之意添个
也字猶與台下皆物者匠石雖人我雖櫟樹
皆天地間一物汝何獨以物相譏故曰若
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一句之
中四个也字一个哉字此皆莊子文奇處
汝亦無用之人何譏我無用之木匠石覺
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
故曰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人偕篇哀公問於宰我宰
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
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勾會瞞目不明也莊子以爲
門戶則液樠 說案云莊子
文粹云樠者暗出樠々然云云
然則與顓會註附合莊子三
註樠音膞樠瞞逼用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莊子鬳齋口義 10巻』 請求記号 821-312
ガラス使用

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已者詬厲也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診占也弟子聞其夢中之言乃曰此木之志趣若取於無用則何必用而爲社密者猶言汝閉口勿好言也彼指櫟也社所以爲社者亦直寄寓而已豈料今日又爲汝不知已之人以爲社而詬厲之詬罵厲責辱也使其纔不爲社亦豈有人翦伐之彼之所保自與衆人不同而汝乃以義理求其毀譽相去遠矣所保猶言所守也且幾有前豸乎此幾字與殆字同意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倕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咶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嗷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失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

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

此段與前段同但就屯又納澤數句別說話見天木焉有異者言其大有異於尋常也雖有千乘之駟馬隱於此樹之下而求其所蔭蘇亦能芘之故曰隱將芘其所蘇

楊雄解嘲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註高明富貴之家鬼神窺望其室將害其滿盈之志矣故知天道惡盈鬼神害盈瞰望也

疏曰禪傍棺材也亦言棺之合二邊而不見合者謂之禪傍

芘自我芘物也蘇彼求蔭於我也軸解不實也如今之苧莖然咤食紙反以舌咤之則驚人之口以鼻嘆之也此木惟其不才所以全其生若才則見伐矣故曰神人以此不才而已故曰神人亦以全其生者才以此不才而言之也前氏地氣所宜也杜櫨之木也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二字本同但明字音同而字異耳禪傍爲棺用也言此地所宜之木或拱把而見伐或三圍四圍而見伐言不可得而留惟如此解之屯有肥牛白顙者豚額掀而鼻高者皆不可以祭河古者或以人祭河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莊子鬳齋口義 10卷』 請求記号 821-312
ガラス使用

西門豹之事見史記滑稽傳六十六

後撰集三年フレハ雪ノ白カニモ白川ノミツハクムニテ老ニケルカ十仙原抄二重之年ヲヘテスメル泉ニカケニレハニツハクムニテ老ニケルカ十和歌家ニ老カニリカレラトニサトコレ上ニノ輪ヲクニタルヤウナリ上云旨本記ニ義都渡ト云ヲ義組ト書ヘ非也

西門豹之事、疑添疣病一句、莊子好奇、事要系此等說話、適者往也、言不可以之往祭於河也、此三者之不可用巫祝之人皆以爲不祥而不知惟其不祥所以免殺之禍、其在神人觀之則此不祥乃大祥也、凡此二也、皆言處世之難、若求以自處於世必招禍患、故以此譬說前之、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脇、挫鍼治繲、足以餬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

三鍾與十束、莫能與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支離身體無收拾之貌、頤其名也、順而至臍其身也、頂上會撮、指天也、五藏之俞在背曲、則管向上也、兩髀、脇兩邊也、背曲則肩下、則脅似其脇也、此形容一廢疾之人、尒拗鍼縫衣也、治繲浣衣也、以貧鬻米也、播去其糠粃、故曰播精、足以食十人、言其簸而得精米、故速也、徵召武士選戰者也、攘臂於其間言選擇不及已也、大役土役也、不受功不以此事責之也、如左氏晉人城杞鬻功於諸侯、戰役之事既皆得免而又以病得粟與薪、此亦以不才自全之意、支離其德言

史記陸賈傳、椎結箕踞、罵漢書注、一撮之髮、如椎循本云管、喻也言五藏之俞皆在上也

襄二十九年傳晉平公杞避也故、淹留六月、知悼子卒、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殷是服、其諸能無歸乎、亦可知也已、諸侯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則異是謂離德、詩曰、協也、爰離爰婣、爰其謀之云、晉不離矣、其誰能之

宣平一年楚左尹子重侵宋王使諸避令尹焉艾獵城沂爲大尸用一也此傳不才之木亦同意孔子適楚封人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此良因論語所有借以議

至人之德亦如此与離者以無用爲大用一也此傳不才之木亦同意孔子適楚封人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此良因論語所有借以議

侮聖門也來世既不可待已往之世又不可追既生斯世而爲斯人時既不可爲則當自晦而已於此而強救世之意非知時者也故曰德衰天下有道則聖人可以成其功天下無道則聖人全其生而已方今之時亂世也但以苟免於刑爲幸耳又何敢從求乎故曰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此良因論語所有借以議

侮聖門也來世既不可待已往之世又不可追既生斯世而爲斯人時既不可爲則當自晦而已於此而強救世之意非知時者也故曰德衰天下有道則聖人可以成其功天下無道則聖人全其生而已方今之時亂世也但以苟免於刑爲幸耳又何敢從求乎故曰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此良因論語所有借以議

而汝亦不知存之載受而存之也亂世之福苟及其身常至殺戮是重於地也而汝不知避之讀詩曰榮華不露暴人休也以

而汝亦不知存之載受而存之也亂世之福苟及其身常至殺戮是重於地也而汝不知避之讀詩曰榮華不露暴人休也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莊子鬳齋口義 10巻』 請求記号 821-312
ガラス使用

德自脩而下臨他人取禍之道也殆乎危乎也盡地而趨言其自拘束以趨地而行焉陽明也人之本性本來光明汝迷而失之則必至於傷吾足傷吾足者言回護避就則必至於傷吾本以有用而招斧斤之禍是自取寇傷也膏火以明而可用自取煎熬桂因可食而後人割之此皆不能自隱木名於世以招禍患者之譬也故曰人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

內篇德充符第五

符應也有諸已則可以應諸外充足也德足於已則隨所感而應也

譆謹察易云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云云今此註感應之二字與感通之義相反

通義云充足也符合也德足於已則隨所應而合也何也德也者人已之截然者也

姓常名季魯賢人

別足昌兀音五忽反與介同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耶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莊子虞齋口義 10巻』 請求記号 821-312
ガラス使用

鶴林玉露乙集第四表題云
佛本于老莊開元十年沙門
智昇詮次大藏經目録九五千四十八卷自是爲定數
天台三大部補註第十四云譬如男女有火燒頭救令速滅

心也猶若之何 常季孔子弟子也中分魯
者言魯人之從夫子者半
而從駘者半也立不教坐不議與弟子坐而無所
教坐不議與弟子坐而無所言而往從之
者皆空虛未有所見
有得矣無形無所見
化成他常季見其如此故疑以爲問仲尼
曰夫子指王駘也自後而未從言我欲往
見之莊尚遲耳如其
乎奚假豈特也引天下之人
皆師之也彼死者也而王先生是一句王
勝也言其如此猶勝於先生則與常人亦
遠矣先生指孔
子也庸常人也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此五字乃莊子中
得與之變 死生亦大矣此五字乃莊子中
一大條貫釋氏一大藏經只從

鶴林玉露佛家所謂生滅滅已寂滅爲樂乃老莊之本意也老莊與佛元不篤二歐陽公云道家乃貪生之論佛家乃畏死之論此蓋未嘗深考二家之要指若也老莊何嘗貪生畏死韓文公歐陽公皆不曾深看佛書故但能攻其皮毛唯朱文公與釋氏之言故其言自第說盡出老莊

此五字中出所謂死生事大如救頭然是也不得與之變有死生之變雖大而此心不動亦不能使我與之變也不得不能也
與之變者隨之而變也此語出於孔子乃莊子之寓言儒家闢以爲異端者謂其他事皆不講明而終身只學此一件其說正以下愚之人貪著昏沉而不可化故以此恐懼之而使之爲善耳其教雖非其教世之心亦切爲吾儒者不容不闢其說而亦不可不知其心也彼以人無貴賤所畏者死耳故欲以此持之使入於道或謂釋氏畏死而爲此學失其心矣

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本地

法寶壇經法達常誦法華經
達問六祖曰但得解義不學
誦經非師曰經有何過豈障
汝念只爲迷悟在人損益由
己口誦心行即是轉經口誦
心不行即被經轉聽吾偈曰
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
經文不明與義作讐家無念
念即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
不計長御白牛車達言下大
悟

上面之二文也
禪家所謂又見傳灯錄五
前所謂齊物論
設案東坡前赤壁賦又納繹
出于此章

覆墜猶太傅言乾坤毀也遺音落也言天
地雖墜而我亦不與之墜落亦猶前所謂
入水不濡入火不熱讀莊子之書與語孟
異其語常有過當處是其筆法如此非真
見天地能覆墜也審者明也見之盡也無
假者實也如此等句皆莊子下字造語之
妙處若言明乎實則拙矣不與物遷與不
得與之變遷同命物之化者言萬
物之變化皆受命於我此猶禪家所謂心
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也宗者言萬物之
始也宗其宗者言斯人之所宗在於萬物
之始亦猶前所謂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
也者之意莊子之書如宗宗只訓始字求
其意則不止訓始而已如此讀得方見其
妙處守其宗者全體
也游其和者本典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

目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
視之萬物皆一也
分楚越知其同出於一而此兩句看他下語開闔處前後能
爲一也此於一而則萬物皆與我
文之士用此機關者不少蓋莊子之書非
特言理微妙而其文獨精絶所以蓋越諸
子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
乎德之和耳於聽宜也目於視宜也彼能
如此則不獨以耳聽不獨以目
視此禪家所謂六用一原也音豈可觀而
觀之和者與天地同節之和而已讀此書當別具一

六用在楞嚴經
淨名疏能所圓融看無非暢
照究正性察其本末故稱觀
世音者是所觀之境也萬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莊子鬳齋口義 10卷』 請求記号 821-312
ガラス使用

象流動隔別不因類音殊唱俱蒙離苦菩薩弘慈一時普救皆令解脫故曰觀世音筆載今世畫大士像無不作婦人者蓋吾菩薩垂迹應機文殊普賢悉尔不特觀世音也考宣和畫譜唐宋多手寫觀音像極多俱不書婦人服則婦人之像自近代始蓋因大士有化身之說

公文軒一養生主篇

漢書音義上刀曰劃

隻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物視其所觀於萬物無欠剩郎讀嫂蚊文翻公文軒介與之說也遺土猶言如土之作遺墜而不知也

常季曰彼爲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爲已修身也沙其智言人有此識智則能修此身得其心以其心則能得其本然之心本然之心與知覺之心非二物也特知此下論耳其意蓋謂人皆有智人皆有心苟能盡之則可以爲已可以得其常心象者尊也不自尊而曰象此莊子之文所以高也物不物

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流水止水皆以喻心流者不能止止者也能止其心所以獨賢於人衆人以欲止之心就其求止焉惟斯人則能之故曰惟止能止衆止蓋言未能安其心之人而求教於彼彼乃能教之而使之安哉如此下六字豈不高妙禪家所謂將心來與汝安心學者曰求心了不可得真師曰與汝安心竟是此一段語

受命於天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惟蘗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其得於天者獨異於衆人故能

五燈會元二惠可曰諸佛法即可得聞乎祖曰諸佛法即能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可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我與汝安心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莊子鬳齋口義 10巻』 請求記号 821-312
ガラス使用

欠惠答突侍郎書癡人面前不得說夢便作實法會云云無明覆須曰癡人面前不可說夢胡子無鬚惺惺添懵懂曰天子六軍諸侯三軍故九軍也

黃帝縱布握奇九軍陣至穰苴爲司馬復行周公仇乘之法復布黃帝握奇之陣而以萬二千五百人分之於九軍八陣之中○大抵八陣即九軍宋神宗曰黃帝始置八陣法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疊石爲八行此即九軍陣法也十二十祖迦毘摩羅尊者華氏國人也初爲外道者徒三千通諸異論後于馬鳴尊者得法領徒至西印度彼有太子名雲自在與尊者論子宮中供養祖曰如來有教沙門不得親近國王大臣權勢之家太子復曰我國城之北有大山焉山有一石窟可禪寂子此不亡祖曰諾即入彼山行數里逢一蟒祖直前不顧蟒繞祖身祖因與授三歸依蟒聞說而去祖將至石窟復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問訊祖曰

汝何所止答曰我住處當爲北丘多樂敦饒有初學比丘數來請益而我須于應答起嗔恨想命終隨彼爲蟒身住是窟中今已千載適遇尊者獲聞戒法故來謝尊五灯會元

牛頭山法融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韋氏落髮後入牛頭山幽棲寺北岩之石室有百鳥銜花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遥觀氣象知彼山有高異之人乃躬攀葛訪相逢問答云云祖曰持來相訪莫更有宴息之處否師指後面曰別有小菴遂引祖至庵所造庵唯見虎狼之類同五音宜天下之意也

疏曰六骸謂身首四肢也

孟子盡心上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註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正其所生以子正衆人之所生此生字只是性字或曰舜豈可比王駘若如此讀莊子是癡人前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某名而能自要者而稍若是徵證也驗也保守也其始初之一信字如此有證有驗只一信字如此不懼下著一實字無此實則不能不懼矣九軍者言衆兵也或戰國之時有爲九陣者亦未可知不必拘天子六軍諸侯三軍之說自要自信者也彼惟守此一信且能不變名而自信者也彼惟守此一段今觀佛書於死生而況有道者乎此不懼之實中有坐蟒岩寂虎穴者亦只如此等處皆有所見非特寓言而已莊子如此等處

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像耳目

官天地天地覆地載天生地成各職其職而已府者聚也萬物隨其所聚而聚此即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之意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是在萬物之意但語脈有不同耳寓六骸者言六骸者吾所寄也像耳目與不知耳目之所宜同意耳目像耳而不止於視耳像耳而不止於聽故曰像下知字智者得之於性知者智之用也以其不知故曰智之所知而心未嘗兒者乎

智之所知而心未嘗兒者乎

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彼且擇肯而

智之所不知故曰智之所知者智之用也以其不知故曰智之所知而心未嘗兒者乎

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彼且擇肯而

易渙其大夢王假有廟利涉
大川註假至也
說謹案云假字音暇卽以物備人之義也音遐則暇字之義也與遐通用訓至則各顧反音格入陌韻

無人雜篇作瞽人

登升也假至也註音賈音遐皆誤彼豈擇日而至於道乎言不必擇日而外至於道無時而不在道也卽道不須更離之意人之所以從學於王駘者從是而已此是字重以物爲事物者人也言彼豈肯以無數人爲事乎蓋人自求學於彼彼何嘗求以教人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子止其朱耶且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

老子和光同塵之意也

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耶我出子止子出我止欲其相避也申徒嘉又不知其約不違者不避也齊者同也執政自謂也言子與我同出入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莊子鬳齋口義 10卷』 請求記号 821-312
ガラス使用

與執政同矣後人者先已也先已而後人則是貴我而賤物有學問則見識廣大取者求也言子學於先生將求以廣其見識乃淺狹如此乎取大兩字俚鄙甚矣善四字最奇言子既已矣縱能爲善得如堯乎自反言其不自量也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最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者衆矣我憮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耶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狀述也者衆人皆然不言其過以爲不當亡存者已鮮矣唯有德者知事事有命豈人之所能柰何哉此三句是三等人若命順命也遊敖也老子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此易所謂履虎尾也是危機易以免尾喻已爲奇矣而莊子則張言之而射箭端所

疏曰我與伯昏遊於道德云云郭注云形骸外矣道德內也蹙然艾整不安貌

爲是之是一本作足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莊子鬳齋口義 10卷』　請求記号 821-312
ガラス使用

文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爲
單伯與子叔姬故也三月宋
華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
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公與之
宴絃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
宋卿公命在諸侯之策臣義
其祀其敢辱君請秉命於亞
旅魯人以爲敏

宣之地也善射莫如羿敬中乃其必中之
地喻世之危如此況在戰國之時此語尤
切心幸而不中者命也廢然乃自失之意
言其怒至此盡失之反歸也言一見先
生而歸皆失其所以怒矣先字甚佳言以
善道告我如洗滌我而不自知也形骸內
外一句象好此皆前書所未有者稱者曾
謂其能言也如左傳所謂魯人以爲敏魯

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
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
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
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

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
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
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
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
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
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耶彼何賓賓
以學子爲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
知至人之以是爲已桎梏耶老聃曰胡不

玄云諔詭猶奇譎
木在手爲桎木在足爲梏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莊子鬳齋口義 10巻』 請求記号 821-312
ガラス使用

司馬彪注纂統不及人事標
題辨義爲秘書監

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
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自天刑之安可
解踵見繼見也不知務猶言不曉事也尊
足者性也尊足二字下得奇所貴者
不在形骸之外也寘寘可馬云恭貌是也
謏詭幻怪只言好名而已桎梏者言名
爲已之累也天刑之猶天罰之不免之以
道也莊子借孔子以爲言或抑或揚皆寓
褒貶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此語亦
石一溜於世教死生爲一條可不可爲一貫
眞即齊物篇可乎不可之意
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

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
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十
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
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
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
知不出乎四域且雌雄合乎前是必有
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
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莊子鬳齋口義 10巻』 請求記号 821-312
ガラス使用

郭注 云人辞亦疏云雖無鸞龍足赤乃同塵以逐讓故已然無帰人辞亦辞也

列子黃帝篇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故曰至言去言至爲無爲齊智之所知則淺矣

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泛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鄒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 悶人者形醜貌有也不循常軌言其無所作爲也無君人之位者其無貴權也聚祿富也望人之腹者飽也望滿也月盈曰望看此等下字莊子之筆端豈可及哉知不出乎四域言其所知非出於一世外也雖與物抨也此即鴟鳥不驚之意寡人者無繫著之意寡人醜乎醜者悶然無意而若之意汎汎授之國者授以國政也鄒焉若有亡也即漢王如失左右手之意

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乎

者之屨無爲愛之諸御不爪剪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參而況全德之人乎

按漢書韓信傳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音義作遊於楚又云掌於楚一云即漢王如失左右手之意

疏曰翣者武飾之具武王爲之或云周公作也其形似方扇夾車兩邊軍將行師隨陣而死及其葬日不用翣資是知翣者武之所資履者足之所使愚形者神之所使無足則翣無所用無武則翣無所資無神則形無所愛然翣屨以足武爲本形貌以才德爲原二者無本故并無用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莊子鬳齋口義 10卷』 請求記号 821-312
ガラス使用

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
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
也豚子之喻謂人之愛惡也駘若驚貌不得類者不似始者
美惡也駘身也言不見其身得似始者故如此
分下兩句此皆莊子弄筆處愛使其形之
說若以名教律之此語大有罪豈古人所
謂事死如事生不忍死其親之意此皆其
形容之文時有過當處不可以此律之亦
不可不知其非也戰死不用喪非行禮之
喪也資用也刖者於屨而無所愛外飾無
所施也此亦形容有德在內不在外之意
天子之御不刓前窮不穿耳不脩飾而全其
形之意新娶者免役禮記有之不得復使

中婦妻死如事生事舅姑如事父存孝之至也

禮明堂位屏之壁嬖註嬖襲葬之飾御僕持嬖夾槨路左右前後天子八嬖諸侯六嬖大夫四嬖士二嬖

言官中不得役之也此借全形以形容全德之義哀公曰何謂才
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賤賢與不肖
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
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
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
不失於兌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爲春是接
而生時乎心者也是之謂才全此段歸結在才全德
不形一句前言死生亦大而不得與之變於此又以死生存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莊子鬳齋口義 10巻』 請求記号 821-312
ガラス使用

後篇指知北遊篇

佛經指金剛經

告子上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寒暑等總言之此是細繹發越覓規者求也此等事之變天命之行日夜相趨於目前雖有知者亦不能承其始不過曰自然而然尒不定以滑和者言不能滑亂胸中之和也只是不得與之變一句不入於靈府者不動其心也和豫通三字一意豫悅也通流通也心既不動則使之自然和順豫悅流通而不失其兌尒亦悅也此一句便是莊子之文和豫通猶曰周偏咸也見後篇日夜無郤者言日新而不已也郤止也與物爲春者隨所寓而皆爲樂也物事物也此春字與兌字同接而生時乎心者即佛經所謂無所住而生其心也接猶感也時猶時中之時也隨事之所感而應之不偏不滯故曰生時於心未者質也如孟子曰天之降才也才全猶言全其質性也

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吾以富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德不形者言其德無所可覩也水停則平平則可以爲法法準則也內保停也外不蕩止

萬之章下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

也即前所謂鑑於止水者又知此變下文和者中和之和也成者全也全此性中之和是其德之脩也德非一形隨事物而見言其無所往而非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即是執國之柄憂其死者言能愛民也哀公安得南面而君天下此皆莊子下筆過當不照管處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與子恵子友之云乎意同皆是闉跂支離無脹說

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闉跂曲背也支離偏之貌也無脹無唇也肩肩者細長之貌也甕大癭瓮大癭也此兩句皆喻人之好惡不在於形骸之外偏嗜之人得意於君視全人反不如之故曰德有所長形有所忘言愛其德而忘其形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兩句極佳即孟子一指不若人之喻所可忘者形也所不可忘者德也誠忘者真忘也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

孟子告子上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莊子鬳齋口義 10巻』 請求記号 821-312
ガラス使用

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命於天又惡用人聖人有所遊遊者即所謂心有以禮自撿束天遊是也知聲以智慮事也約固也接接於外而忘其內也商賈也如所謂賣名於天下也心有天遊則知此四者皆吾之累矣不鄰鄰而自合於理則不用約矣守其內而無事乎外則不用德矣不貴者不求售也則不用藝能矣四者不謀不鄰無喪不貨也天鬻天食天祿也猶言天爵也既受命於天又惡用人猶言天爵而不求人爵也以接而生時乎其心才全而德不形一中智之所知由前言之三字皆是好字到此段接德智又成不好字此鼓舞其筆

天地篇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予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

子貢子字上有天爵者有人爵有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整言扁海云大道

不照前後所以爲異端之書

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馳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惠子謂莊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

821
/0
312

惠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此段乃莊子之言有人之形以下乃莊子尋常有此語與惠子問難於人者言與人同類惠子因而問之也群於人者言無入而不自得超出於是非之外獨成其天與天爲徒也言是非不得於身者是非之人能外於是非無入不自得則與天爲徒而所造者大矣天與之形者有物也道與之貌者物必有則也吾所謂無情言人不以好惡之情而內傷其身者有益則自損常因自然則無所益亦無所損矣惠子不足皆爲病益生者有餘之病也牙惠出於自然而無所益生何以有其身是以益生爲災生非益生何以有其身是以益生爲災生非莊子之意也莊子與惠子博學而好辨故莊子以外神勞精譏之外神者神用於外也槁梧枯木以爲几也言天授子之形而子乃自苦如此何也只一鳴字韓文公就此抽出成一篇序如許其妙莊子安得不爲作者

莊子鬳齋口義卷之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莊子鬳齋口義 10卷』 請求記号 821-312

ガラス使用

821
10
312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莊子鬳齋口義 10巻』 請求記号 821-312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莊子鬳齋口義 10卷』 請求記号 821-312

ガラス使用